

大隋王朝

曹策前◎著

大隋
王朝

【卷二】

开皇盛世



人民
出版
社

大隋王朝

曹策前◎著



大隋
正朔

【卷二】

开皇盛世



人民
文学
出版社

大隋王朝

海月海



中央
書局



目 录

第四十一回	南陈错估情势二路进犯	塞北认准时机三军压境.....	1
第四十二回	梁士彦利令智昏做痴梦	隋文帝干净利落除祸根	12
第四十三回	史万岁急急忙忙投罗网	长孙晟风风火火救友人	22
第四十四回	长孙喁好友勿吃眼前亏	万岁充戍卒即遭当头棒	32
第四十五回	两千士卒迎强敌建奇功	一纸诏书展皇恩慰忠魂	41
第四十六回	牙帐中长孙巧使离间计	石屋里戍卒道出大实情	53
第四十七回	文帝妙论敲定大隋刑律	公主怨怼惨遭灭顶祸灾	64
第四十八回	入敌境万岁生擒草上飞	回兵营魔头力促鸳鸯配	75
第四十九回	患难人温馨甜蜜建家庭	敦煌卒殚精竭虑造兵营	85
第五十回	军营演兵魔头光宗耀祖	沙场杀敌戍卒大显神威	97
第五十一回	登楼接君临天下现王气	除弊制革故鼎新顺民情	109
第五十二回	阿波无奈遣使投靠大隋	摄图翻脸出击势成寡人	120
第五十三回	隋文帝微服私访察民情	梁刺史要言不烦呈己见	130
第五十四回	苏威重组班底修改新律	杨素以身试法网开一面	142
第五十五回	云姑娘欢天喜地入东宫	太子妃清心寡欲发急病	152
第五十六回	历艰辛治国法典终修成	庆满月东宫喜宴不欢散	163
第五十七回	晋王设家宴招待二父皇	杨素迎访客点破一迷津	173



第五十八回	可汗病魔缠身心劳日拙	御医千里问诊起死回生·····	184
第五十九回	沙钵略旧仇未报添新恨	隋文帝不计前嫌送恩典·····	195
第六十回	再巡岐州细询政情民生	重游古寺一了平生夙愿·····	204
第六十一回	晏荣施暴旧制骤然瓦解	杨素受命灭陈序幕拉开·····	217
第六十二回	隋文帝外弛内紧图霸业	陈后主醉生梦死愈沉沦·····	227
第六十三回	杨广设巧局引姐入彀中	丽华心不甘低眉自认命·····	237
第六十四回	以诗会友道衡小心上路	用歌传情昏君大唱衰音·····	248
第六十五回	沙钵略一代枭雄终谢幕	处罗侯欲图奋起遭强压·····	258
第六十六回	大兴官皇上下诏委大任	黄河边晋王用计拨疑云·····	268
第六十七回	文帝一等又等终令进军	杨素一攻再攻频传捷报·····	279
第六十八回	周罗睺用计支走五牙舰	清河公出招合围武昌城·····	290
第六十九回	误再误坐失良机仍不觉	盼又盼千呼万唤始下令·····	300
第七十回	贺若弼求胜心切反受阻	韩擒虎兵不血刃先入城·····	310
第七十一回	青溪边无可奈何花落去	庆宴中谈笑风生起纷争·····	320
第七十二回	明大义冼夫人高风亮节	入豪门陈公主寝食难安·····	331
第七十三回	可贺敦屏风题诗遭不测	长孙晟力不从心难解围·····	340
第七十四回	饿殍卧雪扯出弥天大谎	长孙追逃再演一箭双雕·····	350
第七十五回	文帝念旧沛公困境逢生	杨素解约陈氏破镜重圆·····	361
第七十六回	来护儿急中生智破贼军	史万岁迷途施计脱困境·····	373
第七十七回	冼夫人一片忠心识大义	隋文帝三箭连发治江南·····	383
第七十八回	迎大师高僧智顗持陈见	怀异心晋王杨广揽旧臣·····	394
第七十九回	得意忘形苏威平步落马	息武兴文杨广暗自增兵·····	404
第八十回	设赌局杨约受贿出奇谋	遭大旱文帝封禅了心愿·····	415

第四十一回

南陈错估情势二路进犯

塞北认准时机三军压境

当北方由拓跋鲜卑氏统治的北魏政权执政一百七十一年后，北魏分裂成西魏和东魏。这两个政权相继由权臣篡政，不久，又先后变成了北周和北齐。再后，北齐为北周武帝吞灭，整个北方又成北周一个朝廷。但，仅过一年，北周便又被大丞相杨坚篡夺，成了隋朝。北方，从北魏起始的这近两百年（公元386—581年）间，经历了诸多变故。而南方则以帝都建康（今南京市）为中心，也经历了宋、齐、梁、陈四个朝代。

但，华夏南北分裂，却远不止两百年，而是更久的三百多年。

南边，屹立于长江之滨的陈朝的帝都建康，就是在这不断的纷争与战乱中，屡建屡毁，屡毁又再建，即如长江里的波涛一般，起起伏伏，由兴而衰，由衰又略见起色跌跌宕宕逐浪前行的。

建康这块地方，最初是秦在此置县，名秣陵。东汉建安十三年（公元273年），诸葛亮出使江东，见到秣陵之景象不同凡响，遂与孙权道：“秣陵地形，钟山龙蟠，石头虎踞，此帝王之宅也。”

随后，孙吴建国。孙权即于建安十七年，在秣陵筑石头城，以为帝都，改称建业。此城周二十余里，东傍钟山，南枕秦淮，西倚大江，北临玄武湖，使整座石头城都处在天然屏障之内。此后的东晋，以及宋、齐、梁、陈，皆沿以为都，所以有“六朝金粉”之称。



此城因不断地改朝换代，攻陷后，又重建。重建时，一次次扩大，至陈分置建康、秣陵二县，而其整个城区则已将此二县连为一体，范围扩为东西南北各四十里。使该城“小人率多商贩，君子资于官禄，市廛列肆……”

其时，该城著名的手工业产品有“百炼钢”“罗纹锦”等等；商业廛市有百货俱全之“大市”；还有纱、谷、盐、花、草和牛马等门类繁多之小市；码头樯帆林立，经常停泊数以万计之中外商船。

与此同时，建康自东晋以来，达官贵人云集于此，谈玄论道。南齐竟陵王萧子良在鸡笼山开“西邸”，广延名士高僧，研讨文化异同。于是，钟嵘的《诗品》，萧统的《文选》，沈约的《四声》，刘勰的《文心雕龙》，以及沈缙的《神灭论》等名著，也都是先后在建康成书的。此时的建康城，居者已达二十八万户。

总之，自建安十七年在秣陵建城始，到六朝兴衰之三百余年间，南方的帝都建康与北方的，京师长安，皆各有其主，各自为政，且都是处心积虑，你想吃掉我，我想吃掉你，大小战事不断，并依凭长江之险，谁也没能吃掉谁。不过，敌对各方，却仍是剑拔弩张地相互对峙着。

然而，日子就这么日复一日地往下过着。到了北方的杨坚篡周建隋，而南边建康正是陈朝宣帝当政之际。

陈朝宣帝陈顼，时年五十有五。他在位期间，兴修水利，开垦荒地，鼓励庶民从事农、桑，从而使江南之经济迅速复苏。有了底气的陈宣帝，曾派大将军吴明彻出兵北伐，从北齐手中夺回了吕梁、淮、泗等原属陈之失地。但是，好景不长，北周武帝灭齐时，又捎带把此一带原隶属陈的土地夺了过去，使得陈宣帝一直耿耿于怀。于是，身在建康的陈宣帝，始终虎视眈眈地瞄着江北得而复失的那片原属于自己的土地。

陈宣帝就这么一直等到隋文帝篡周建隋，以为收复失地的良机已到。

时下，陈之文武百官亦认为：刚刚建立的大隋，因尉迟迥、司马肖难、王谦等的叛乱，耗费了大量兵力财力，反叛虽被平定，却五劳七伤，国力大损。加之，北方大旱，粮食歉收，因此，可乘其天灾人祸、立足未稳，不仅能一举收回淮、泗一带失地，还有可能乘势开拓更多疆域。而此时，一批如司马肖难等归附陈朝的北周叛将，更是蠢蠢欲动，极力鼓吹打到江北去。陈宣帝于是在大多



数文武官员的鼓动支持下,派兵渡江,欲收回原先之失地。

隋开皇元年(公元581年)九月庚午日,南陈大将周罗睺攻陷胡墅;另一位大将萧摩诃亦率军横渡长江,直取江淮一带大片土地。

陈军入侵之消息传至隋朝京师长安,隋文帝即命上柱国薛国公长孙览,上柱国宋安公元景山,同为行军元帅,分别率军伐陈,并命尚书左仆射高颀节制调度各军,协同作战。

新生的大隋王朝,刚刚摆脱战乱之困境,确实人困马乏,国力空虚。但,因长年处于内忧外患的战争状态中,却有一个好处,即不惧战不避战。于是,久经战阵的隋军,辅以强悍的铁骑,不管人数、装备或战斗经验都远胜陈军。此时,长孙览统率八州总管,从寿阳(今山西省东部,太原、阳泉、晋中三市交界处)出兵,其势如破竹,未几,便已迫近长江;元景山则率二行军总管,出兵汉口,直取甑山、沌阳二镇,并征调船只,准备渡江。

也真是,屋漏偏逢连夜雨。两线作战之陈军,同时遭受痛击,使焦虑不安的陈宣帝,急火攻心,旧病复发,不幸暴病而逝。于是,建康城内,一片风声鹤唳,无论皇室、朝臣或市廛商贾、百姓,皆惶惶不可终日,害怕隋军乘危过江屠城!

而与之成鲜明对照的是,频传之捷报和陈宣帝去世的消息传至长安,使朝廷一片欢腾,文武百官皆弹冠相庆。

此刻,长安朝廷一致的呼声是:平灭南陈,收复江南,实现华夏大一统!

三百多年来,凡有雄心壮志的君主,谁不梦想统一南北,做泱泱大中华的帝王呢!雄心勃勃的隋文帝,自登基始,就把统一南北,当作头等大事。没想到,这一机会,竟来得如此之快,如此突然!他于是运筹帷幄,调兵遣将,欲一鼓作气,将江南揽入怀中!

可也恰在此刻,北方边陲传来了突厥大举入侵,边镇频频告急之坏消息——致使文帝兴奋的心情,一下坠入狂躁不安之境地!然而,这亦是他最不愿看到,却必须面对的严酷现实。

突厥此刻南侵,有两个原因:

首先是大隋初建,文帝接受前朝一味忍让之教训,完全断绝了自周以来对突厥的各项供奉。而这,对贪得无厌、无比狂妄的突厥沙钵略大可汗来说,突



然没了坐享其成之朝廷物资供应，十分恼怒；加之牧区遭遇大旱，牛羊渴死饿死大半，使部落子民处于饥饿中，而不堪忍受。

更有甚者是，隋文帝为夺皇位，血洗了原皇室所有男丁，这其中就包括沙钵略可汗妻子千金公主的父亲赵王和其兄弟等皇亲国戚。

因此，沙钵略可汗忍无可忍地呼喊道：“我是周朝亲戚，隋公篡夺了周朝，咱不报仇雪恨，有何面目见可贺敦！”

沙钵略于是亲自率领各部落铁骑，攻下长城边的临渝镇，并一路烧杀抢掠，向我纵深重镇进犯。

文帝在进军江南与抵御北方入侵者之权衡中，冷静决定：放弃伐陈，并诏诰攻陈各军，全线收兵，撤回驻地待命。

高颀因而立马对外高调宣称：“礼不伐丧！”

接着，文帝召集高颀、虞庆则、李德林和新任纳言兼民部尚书的苏威，共商应对突厥大计。

大隋立国之初，为不使权力过分集中到某一朝臣之手，文帝共任命了三位相当于宰相的官员，共管国是。其中，第一位是尚书左仆射、兼纳言的高颀；第二位是内史监、兼吏部尚书的虞庆则；第三位是内史令李德林。当下又加了一位纳言、兼民部尚书的苏威。高颀是个文武兼修之全才，无须赘言；李德林和苏威都是文士，此处也不必多说；那么，排在高颀之后，位列第二的虞庆则，文帝看重他的又是啥呢？首先，当然是他对文帝的绝对忠诚。北周末年，作为大丞相的杨坚，地位和生命受到威胁，虞庆则挺身而出，力主将宇文氏家族斩尽杀绝，从而为杨坚日后登基扫清了障碍。其次，文帝看中虞庆则的就是他与突厥长期周旋的经验与治边能力。简言之，就是要用虞庆则来对付心腹之患的突厥汗国。

虞庆则，本姓鱼，属匈奴铁弗部赫连氏，其家族都是北方的豪强。虞庆则虽出身将门，勇武过人，但他从小就喜读书，能说一口流利鲜卑语。他自北周以来，就长期驻守于北方边镇，出任过并州总管府长史。他在出任边陲石州总管期间，当地稽胡发生叛乱，虞庆则恩威并施，没费一兵一卒，就将乱局平息，前来向他投降的就有八千多户。

.....



四臣礼拜坐定，文帝开口即问虞庆则：“此次突厥来势汹汹，公以为应如何对付？”

虞庆则道：“突厥的大可汗沙钵略宣称，他之出兵，是为其妻千金公主复仇。而究其实，主因还是，突厥汗国自去年秋冬到今春，雪雨稀少，其所遇干旱比咱关中更严重。人畜缺水，草也稀疏，牛羊死亡大半。加之，我朝断绝了自周宣帝以来每年给他的贡献，他因之恼怒至极。所以，他其实是专来报复与抢掠的！那么，如何应对他的强盗行径呢？臣以为，我朝初立，应避其锋芒，暂可循往日之法，遣使做些亲善之举，给些粮草、牛羊，用以缓解其对我之敌意。”

“噢？”文帝听后，浓眉立即拧成了两个大疙瘩。他想：虞庆则前面分析得头头是道，可咋地出了个馊主意？此可不是自己将其委以高位之初衷呵！因而反问道，“卿以为沙钵略得了好处，度过饥荒，就会感恩戴德与我化干戈为玉帛吗？”

“当然不会，此乃权宜之计。”虞庆则说，“臣以为，尉迟迥等‘三方叛乱’刚被平灭，军力民力财力，皆有所缺损，应暂为避其锋芒，待缓过一口气时，再作计较。”

文帝对虞庆则之说，未置可否，即把目光转向李德林，问：“德林公，卿意如何？”

李德林说：“对付北方胡夷，自古多是以防御为主。秦之始皇帝修筑长城，即是明证。汉朝立国之初，对待胡夷也是先以绥靖为主，辅以防御，后经几代皇帝近七十年之励精图治，待到国富兵强，才横下一条心，采取剿灭方式，使匈奴彻底俯首称臣。臣下以为，当下对付突厥，可取法汉，先取刚柔相济、软硬兼施之法，与其周旋，待我强敌弱时，再采取断然措施。”

“唔……刚柔相济、软硬兼施，此八字，看似中听，可如何把握呢？”文帝想了想，忽而又问，“卿说说看，当下对付突厥，是用软？还是用硬？是取刚呢？还是取柔？”

“我朝初立，人困马乏，百废待兴，当然是先软而后硬，先礼而后兵。”

“喔，卿之八字，与虞大人之说，其实是一回事嘛。关键在于，主动权不操在咱之手上，咱想与之亲善，他要向我用强，你能拿他咋办？”文帝仍未仔细置评，又面对高颍道，“高仆射，卿有何见教？”



高颍说：“臣下以为，自隋立国始，就已与突厥拉开距离，表明了态度。我朝当然是想，井水不犯河水。但两国间长期挖下之沟壑，弥合起来，恐不易呢。再者，沙钵略的胃口越来越大，加之，他又遭灾，此欲壑，倾我朝之所有，恐也难满足他的胃口。满足不了，咋办咧？他还是要以武力相要挟的。所以，窃以为，反正总是一个打，还白送那么多东西干啥呢？那么多民脂民膏，本身就够打几场仗的。因此，臣下想来想去，就一个字——打！”

文帝默默地听着，一言未发，高颍说完，他方抬头面向苏威，问：“苏大人，卿有何想法？”

“臣与高仆射之想法差不多。”文帝登基时，苏威是以太子少保身份入阁的。这才不到一年工夫，他便接连升任纳言兼民部尚书等多个要职，此是他担任纳言后，首次参与商议重要国事，出言十分谨慎。他停顿了一下，看了看左右几位重臣，继续说，“臣下不大懂军事。不过，打仗最终还是比拼消耗彼此之国力。当下，我朝即使有人困马乏、国库亦不殷实之虞，但若与游牧之突厥汗国相较，无论人力、物力、储备都还是要比对方强大许多。既如此，又有什么必要先讨好他呢？若说软硬兼施，臣以为不宜先软，我必先声夺人，来它个硬碰硬。让其头破血流告饶后，再施以怀柔之术，方可行。否则，正如高仆射所言，欲壑难填嘞！忍无可忍之后，还是一个打。与其白送好处不讨好，不如先声夺人打他个下马威！”

四位大臣，两种截然相反的看法。

当众人都把目光投向文帝时，文帝今日真是沉得住气，他还是没有表态，又把目光对准了虞庆则，说：“虞大人，卿是大将军，不仅懂军事，而且很了解突厥之底细，汝之言语，咋会与苏大人恰恰相反呢？”

“是这样，臣下以为苏大人从未与突厥在战场上照过面，因而对突厥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表面看来，我朝之疆域、物产、人口确都远比突厥大得多。但从当下情势而言，突厥正处鼎盛，而我朝却处于百废待兴之恢复期，气势上，我朝不占上风咧！”

文帝打断虞庆则语，问：“卿何以说突厥当下正处鼎盛？”

“此可不是臣下有意长他人志气。”虞庆则解释道，“突厥汗国，原本是北方柔然部落国之‘锻奴’。他们锻造之铁制兵器极其锋利，打造之马具和铠甲



非常坚实。更为了得的是，他们在锻造铁器的同时，亦将自己锻造得身强体壮，勇猛无比。五十余年前，他们乘柔然国渐趋衰败，造反成功，并主宰了北方广袤的草原。而今，其凭借四十余万金戈铁马，可谓盛极一时，成了草原霸主。”

“唔……难怪，卿不主张与其碰硬。”文帝接着又问，“可卿是否明白，朕，辅一执政，就断绝了前朝给突厥的种种好处，是何用意？”

“臣下不明白圣上之深意……”

“朕之用意，并不深奥。说穿了，与高仆射和苏大人之想法别无二致。当下，沙钵略等北方可汗，不可一世、目空一切。我等对其越软，他越是得寸进尺，卿能填满其无限扩张之胃口吗？与其把物资投入沙漠喂狼，还真不如减轻税负，让天下庶民过得好一点哩。苏威说得不错，打仗比拼的最终是国力。朕自断绝给突厥好处始，即是向突厥、亦是向世人宣示，要与其血拼到底。朕倒要看看最终孰胜孰负！朕反复想过，对付突厥只此一法，而别无他途。”文帝说到此处，整个议事厅里鸦雀无声。然而，他仍意犹未尽，继续道，“方才德林公说，汉代立国之初，对外夷忍气吞声，曲意逢迎，对内励精图治近七十载，历经几代君主，才向匈奴决一雌雄。朕可没此忍劲，也不想把自己之责，诿给后人。不仅如此，朕还想在有生之年，做成一件大事——完成统一华夏之大业。此次，对陈之反击，打得正上劲儿，高仆射忽然宣称‘礼不发丧’，鸣金收兵，看似高调，实则是不得已而为之。朕是怕，我军攻入陈朝建康之日，亦可能是突厥打进长安之时咧！由此观之，此心腹大患不除，国无宁日，更遑论实现华夏之一统！”

文帝言罢，众臣则没一人接腔。他们为皇上之言词震撼，以至无言以对。皇上不仅要殄灭突厥，还要一统天下，此二壮举，完成一件，都绝非易事，何况鱼与熊掌都要兼得，谈何容易！再者，此三百多年以来，五胡之铁蹄，横行无忌，关内关外，以及中原大地，山头林立，你争我夺，尸横遍野，民不聊生。而今，内乱刚刚平息，朝野尚未理顺，天下百姓亦刚喘过一口气来，却又要面临一场前所未有之恶战，不能不令人三思呐！

纳言苏威，眼看文帝又把目光扫向了自己，于是有点不自信地说：“方才臣下只是从道理上讲，我朝之总体实力应比突厥强大，要敢于碰硬。可并不主



张与其血拼,那样会两败俱伤,突厥占不到咱之便宜,而咱之国力亦会随之大亏。”

“朕明白卿的意思。打仗,当然还须讲策略。不过,‘打’是咱之国策,丝毫不能动摇。至于,策略怎么讲,现在看来,只有在打中再随机应变了。在方策上,我朝也应比突厥强。我之《孙子兵法》,传世已有千年,而突厥作战则毫无章法可言。”文帝接着又道,“突厥军队看似强悍,其实,亦并非无懈可击。朕之先父,曾两次与突厥联合伐齐。结果,他们与齐军甫一交手,即总是退缩不前,待先父率军攻陷城邑,他们抢掠民财,却特别凶猛。朕曾问,突厥军队咋会这样?先父说,突厥的大小领军者,皆为大小牧场主。他们统率的全是自家弟兄、儿子和家奴。其若战死,一切皆空。所以,他不仅自己贪生怕死,也怕儿子和家奴死去。他们死了,回去后,谁为他们照看牛羊?我朝则不然,将士战死疆场,其家庭皆有赏赐,将领战死,儿子亦能继承父之爵位。由此观之,欺软怕硬者,依然还是突厥人。”

“确如圣上所言,突厥作战,历来欺软怕硬。他们来势汹汹,喜打顺风仗。”虞庆则说,“一般情形下,只要不将其逼上绝境,他们一般都会选择逃生的。”

在先怀柔还是先碰硬的问题上,没有了异议后,文帝即吩咐李德林起草诏书:命虞庆则镇守并州(今太原);命阴寿镇守幽州(其范围大致包括今河北北部及辽宁一带),各率精兵五万,驰援两地守军;并命高颎征调关中民役,加速修复幽州一带损毁的长城。

正当虞庆则和阴寿分别率军与进犯之敌鏖战之际,曾出使过突厥的长孙晟,向文帝呈上表章说:

下臣在北周末年,曾充任出藩使节,对突厥情况有所了解。西边的达头可汗玷厥对于东边的沙钵略可汗摄图而言,玷厥辈分高、兵力强大,但地位却在沙钵略摄图之下。他们表面看似团结,而其内心却各打自己的算盘。只要挑起其相互不满的情绪,必将导致内部厮杀。此外,摄图之弟处罗侯,是个位卑势弱的小可汗,但其心眼颇多,并能讨得部落民众的喜欢,因此受到摄图猜忌。所以,处罗侯内心深感自危,表面却显出对哥哥



摄图的服帖。另有一个可汗叫阿波，他很惧怕摄图的威势，自己没有主见，只跟权势大的人走。

现据以上情势，臣下以为应该对突厥采取远交近攻，离强合弱的策略。为此，可派使臣结好玷厥，联合缺心眼的阿波。这么一来，摄图势必收兵回营，以防自家老营遭袭。与此同时，还可利诱处罗侯，从而使沙钵略摄图更加势单力薄。如此这般，突厥内部上下猜忌，离心隔膜，用不了多少时辰，貌似强大的突厥，必将走向土崩瓦解之路。

文帝读完表章，极为兴奋。他已记不清这个能经常见到的年轻将领，在宫廷禁卫军中具体担任何种职务，只知其有一手精准的射术。却万没料到，此人对突厥却有如此精深的了解，并能提出这么好的谋略。而此一切，竟远胜自己的几位重臣。他于是立召长孙晟入临光殿，面议治边之策。

长孙晟被已担任黄门侍郎的元岩引入文帝书房，这可是少数近臣才能享受之礼遇。

长孙晟行过跪礼，文帝即道：“卿之表章，朕刚看过，只是不解，汝对突厥为何有如此透彻的了解？”

“下臣仅一般见识，对突厥算能略知一二。”长孙晟说，“圣上可能忘记了，臣下送千金公主赴突厥，并在沙钵略可汗的部落里住了整一年。耳闻目睹，对那边情形自有所了解。”

“此不足为训。”文帝笑说，“去突厥的人，不止卿一位，朕却没见别人有如此之识见。”

“臣有所识见，确是因臣在那地方呆的时间较长。还有就是，臣多长了一个心眼，尽可能把看到和听到的都记在了心里。”

“嗯。”文帝点头说，“这心眼儿长得好！心有所得，方能生出一般人没有之见识。”接着，文帝指着书案上的一张图说，“这是鸿胪寺送来的一张《藩邦图》，据说，年代有点久远了，朕瞧来瞧去，不得要领，卿可否将当下突厥几位可汗分布之情形指认出来，让朕明了？”

长孙晟驱前一看，也不得要领。他摸不着头脑地瞧了好一会儿，终于看出端倪，道：“此一时，彼一时。这图并没标出突厥各部落位置所在，且，有的山

川叫法也不对了。为何会如此？臣下看了好一会，才弄明白，此图是依据汉代史书之图描画所得。距今，少说已有几百年了。山川虽然依旧，有的名称则变。还有，此图中不少名称更是张冠李戴，混淆不清。——这样吧，臣下画一幅简图，便可使圣上一目了然。”

书房太监铺纸磨墨，长孙晟边画边向文帝解说道：“突厥，发祥于我国西北之阿尔泰。表面看去，地域辽阔，是一个完整的草原大汗国，其实并不尽然。该国自强大之日始，历来就是东、西两大势力并存，并是各自为政的。阿尔泰以西的西域地区称西突厥。西突厥之达头可汗叫玷厥。阿尔泰以东为东突厥，有四位可汗并存。最西边的，即与达头可汗紧挨着的是大逻便阿波可汗，依次由西向东是沙钵略大可汗摄图，再次是北方可汗庵罗，最东的靠近兴安岭大森林的是沙钵略可汗同母所生的弟弟东方可汗处罗侯。此四可汗之辖地，西起阿尔泰之东侧，东至大兴安岭之西侧，东西横贯数千里，共同形成一股势力。此四可汗，除沙钵略摄图和处罗侯是亲兄弟外，其余皆为叔伯弟兄，而西突厥的达头可汗，则是此四可汗之叔父，他们之间就是这么一种关系。”

“嘿！经卿这么一描画和解释，朕果真就一目了然了！”文帝接着又道，“卿在表上建议，‘远交近攻 离强合弱’，可否结合此图演示剖析一番，使朕有个真切明白之认识？”

“臣遵旨。”长孙晟点头道，“在东、西突厥共五位可汗中，有两位强者。一位是西突厥的达头可汗玷厥。此人占据了几乎整个西域，亦即占据了突厥汗国的半壁江山。他的地盘最大，兵马最多、最强，但其上年纪了，且缺心眼儿，不擅指挥调度，而难以服众。东突厥这边的四位可汗中，以沙钵略摄图之力量最强。他作战勇猛，有谋略，被众可汗拥立为东、西突厥之大可汗。现依据‘远交近攻 离强合弱’之八字原则，达头可汗和东方可汗处罗侯，一西一东，离我朝最远，应与之交友。沙钵略地处我朝之正北方，就在咱京师长安的头顶上，离我朝最近，是最危险最凶恶之敌，亦是离间和攻击之重点。此外，靠近达头的阿波，因受沙钵略之欺压，我朝亦应与他亲善交往……”

“唔——好！朕不仅一目了然，还将卿提的八字方策，深深刻印在了心上！”文帝由衷地道，“大隋立国，突厥就一直是朕挥之不去的心腹大患！朕曾想，还是沿袭前朝嫁公主、送财物之法，但细想之下，觉得行不通哩。因为欲壑



是永远都填不满的！那么，仅用防御和忍让，不还是三日不了，四日不休，国无宁日吗？国要强盛，民要安居，唯其一途，即必解北疆心腹大患！大隋的国力强过突厥，硬拼，久而久之，绝对能赢。朕把此一想法摆出来，苏威则说，即使拼赢了，也还是个两败俱伤，我亦损失惨重呐！为此，众人皆意识到，在与突厥硬抗的同时，还应讲求谋略。除实力外，还需智慧。可一时之间，谁也拿不出一个行得通的好办法。因此，朕看到卿之表章，目下再看此图和听卿之解析，心中便豁然开朗了……”

于是，在君臣进一步共同磋商下，决定派太仆元晖经伊吾出使西域，前往会见达头可汗玷厥，由大隋朝廷赐予他最高礼遇的狼头纛；另授长孙晟为车骑将军，携厚礼，去最东边的东方可汗处罗侯部落，以示友好。

但，人算不如天算，正当长孙晟和元晖忙于出使东、西突厥之际，朝廷内却突然爆出一桩大事。